

中國大陸圖書館學資訊學教育變革的思考

The Thought about the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ducation

譚祥金

Xiang-jin Tan

中山大學信息管理系
Information Management Department
Zhongshan University

【摘要 Abstract】

中國大陸圖書館學、資訊學教育已經形成多類型、多層次的教育體系。面對二十一世紀，面臨嚴峻的挑戰，主要表現在培養目標、課程設置、教師隊伍、教學手段、經費投入等方面，只有進行變革，才能跟上時代的步伐，主要內容是促進學科融合、確定培養目標、調整課程設置、建設教師隊伍、加強教學實踐等。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ducation have formed a system with various types and levels. Facing the 21st century and the severe challenge, it mainly displays in the aspects of bringing up objective, setting up curriculums, troops of teachers, teaching method and putting into funds. We are unable to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unless we carry out reform. The contents of reform are promoting the fusion of subjects, determining the bringing up objective, adjustment of setting up curriculums, building the troops of teachers and enhancing teaching practice etc.

關鍵詞 Keyword

圖書資訊學教育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



壹、嚴峻的挑戰

中國是世界文明古國，圖書館事業有著悠久的歷史，正規的圖書館學教育應從1920年創辦武昌文華圖書館專科學校算起，資訊學教育始於1958年，從1949年到1966年只有北京大學、武漢大學有圖書館學專業。五〇年代每年就業學生只有幾十人，六〇年代後期和七〇年代前期，遇到文化大革命，教育陷於停頓狀態。六〇年代前五年和七〇年代後五年，每年就業生約有100人左右。從七〇年代末期開始我國圖書館學、資訊學教育迅速發展，八〇年代末期設立圖書館學、資訊學專業的高等院校達到58所，加上各地圖書館和社會團體辦的職工業餘大學、民辦大學的教學點達到90所之多，從八〇年代中期起，全國每年就業的本科生超過1000人。中等教育、函授教育也相繼發展，僅北大、武大兩校每年培養的函授生就接近1000人。「文革」前的碩士研究生屈指可數，近十年培養的碩士研究生是前三十年的100倍以上。過去沒有博士研究生教育，現在北京大學、武漢大學有了博士學位授予權。在擴大規模的同時，對課程設置、教學內容和教學手段等方面進行了改革，教學質量有了提高。到目前為止，已經形成了多層次、多類型的教育體系。

如果冷靜地思考，我們就會發現，中國大陸圖書館學、資訊學教育在繁榮的背後，面臨嚴峻的挑戰，這幾年可能還不很明顯，面對二十一世紀，問題是嚴重的，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培養目標問題

圖書館學、資訊學教育原定的培養目標是面向圖書館和資訊單位的專業人才。由於國家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加上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資訊產業的崛起，社會各行各業需要從事資訊資源管理的專業人才。而且，隨著大學教育改革的深入，計劃體制下統招統分的模式逐漸改變，

學生本身所負擔的費用比例逐漸增大，學生在選擇專業時考慮會更多，自主權更大。如果培養目標單一，會限制人才培養的定位與擴展，限制了教學與科研活動的範圍，招生與就業受到一定限制與誤解。

二、課程設置問題

目前課程設置基本上是以手工操作進行文獻的搜集、加工、儲存和傳遞為主，有些內容繁瑣、重複、陳舊，各個學校雖然進行了一些改革，但總的說來與形勢發展的要求相差甚遠。而用人單位對受過高等專業教育的學生期望較高，要求他們有真本事，硬功夫，能獨當一面。隨著時間的推移，學生素質與社會需求的矛盾會越來越尖銳，如果我們的專業只能滿足部分的社會需求，就不可能有大的發展，如果根本不能滿足社會的需求，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

三、教師隊伍問題

圖書館學、資訊學教育教師隊伍的骨幹力量，主要由兩部分人員組成，一是「文革」前北大、武大圖書館學專業畢業的大學生，二是「文革」後圖書館學、資訊學專業畢業研究生，整體說來，知識結構比較單一。從年齡結構看，五十歲以上和三十五歲以下居多數，中間層薄弱。這些年來，其他一些專業的同志加入教師隊伍，但知識結構與年齡結構不盡人意，教師隊伍也不穩定，如果不改變現狀，難以勝任二十一世紀的教學任務。

四、教學手段問題

圖書館學、資訊學是實踐性、應用性很強的學科。傳統的人工操作，只要有了文獻和工具書，就能進行文獻分類、編目、檢索等環境的教學實踐。但現代技術管理文獻，就需要電子計算機等設備，目前除少數學校外，多數學校的設備都比較簡陋，當前的教學任務都很困難，更不要說長遠的需要了，落後的教學手段是難以培養出高



水平的學生的。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除了經費困難外，還在於有些學校的領導和職能部門，不了解或不承認計算機等現代設備對我們專業的重要。這種狀況不改變，教學質量難以提高。

五、經費問題

經費不足是造成許多困難的根源，除了上述教師待遇、教學設備等問題以外，還有圖書資料問題，教師和學生所需要的基本書刊資料不能保證。又如教學實習，由於經費不足，不能按照教學要求完成教學任務，教師科研經費也非常有限。在經費如此短缺的情況下，如何完成教學任務？

由此看來，面對二十一世紀，中國大陸圖書館學、資訊學教育面臨嚴峻的挑戰。特別是從美國傳來消息，有些歷史悠久，負有盛名的圖書館學院關閉了，對此，中國圖書館界的一些人士感到震驚和迷惑。為什麼出現這種狀況，據說原因各異，在眾多的因素中，有一點是共同的，就是這些學院沉迷於過去榮耀或滿足現狀，跟不上時代發展的潮流。這些事例給我們敲起了警鐘，在我國圖書館事業和資訊事業處於激烈變化的時期，我們只有順應潮流，勵精圖治才有希望。

貳、變革的思考

面對二十一世紀，對圖書館學、資訊學教育既是嚴峻的挑戰，又是難得機遇，可以說是困難與希望同在，挑戰與機遇並存，關鍵在於我們採取什麼態度對待。如果墨守成規，則一事無成，如果奮發圖強，將會大有作為。我們只有進行變革，跟上時代的步伐，此外別無選擇。

一、促進學科融合

目前圖書館學、資訊學、還有檔案學等學科的教育分為不同的專業，分別培養專業人才。現在看來，這幾門學科的內容可以融合，因為檔案、圖書、資訊都是以信息和知識為內容，以一定

的物質為載體所形成的文獻，它們是共源的，在相當一段時間內是一體的。由於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社會的需要，逐漸分化並形成了不同的社會工作和社會事業。人們從不同的角度對不同的研究的對象進行探索，尋求各自的理論基礎和研究方法，形成了檔案學、圖書館學和資訊學。雖然形成了不同的學科，但都是研究文獻資訊資源的搜集、整理、儲存和傳遞的原理和規律。而檔案工作、圖書館工作、資訊工作雖然對文獻的處理方法、傳遞方式和揭示程度有所不同，但由於有著文獻資訊這一共同的基因，工作程序、服務手段和社會職能基本相同，於是出現了圖書、資訊、檔案一體化的趨勢。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使圖書、資訊、檔案事業的館藏結構、服務方式、信息交流和人員素質等方面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電子計算機中，各種文獻資訊都是數字化了的數據，並沒有圖書、資訊、檔案的區別，現代資訊技術的應用，加速了圖書、資訊、檔案事業一體化的進程。由於圖書館學、資訊學、檔案學等學科有著本質的內在的聯繫，加上出現上述背景，人們正在探討將幾門學科的內容融合起來，建立一門更上位、更綜合的學科。這種綜合不是各個學科內容簡單相加，而是一種交融與升華。對於這門學科的名稱，筆者稱為「文獻信息學」，也有人稱為「文獻交流學」，還有人稱為「圖書情報學」等，不管叫什麼名稱，這種看法是有前途的。有些學校已經進行了有益的探索，雖然目前還存在一些概念模糊的現象，相信會逐漸明確和成熟。

二、確定培養目標

高等教育應培養社會需要的各種類型的專門人才。我們通過社會調查了解到，社會上各行各業對大學素質總的要求是德才兼備，在「知識、能力、做人」三方面都合格的人才。這是總的要求，各個專業應有自己具體的培養目標。根據社



會的需要和專業的特點，我們的目標應該是培養德才兼備的從事資訊資源管理的複合型應用人才。

這裏所講的資訊資源管理，不只是限於各種類型的圖書館、檔案館、資訊機構，還要面向政府機關、金融機構和企業單位等各行各業的資訊管理部門。

我們所從事的工作是用各種手段使資訊資源從分散到集中、無序到有序、儲存到傳播的過程。對信息資源的搜集、整理、儲存、傳播和利用是我們專業區別於其他專業的標誌，也是我們為社會服務的看家本領。過去，由於文獻數量有限，資訊量不大，人們比較容易收集和掌握自己所需要的資訊與知識。現在是資訊湧流的時代，人們面對浩瀚煙海的資訊資源，但又無法找到自己所需要的資訊，出現了所謂「資訊爆炸」與「知識飢渴」的矛盾。在這種情況下，獲取有效的資訊，一是取決於對資訊的整序能力，二是對資訊的檢索能力，三是對資訊的開發與利用能力。由於社會分工的不同，這種能力不是所有專業的人員所能具備的。我們的學生應該成為資訊系統的建設者和管理者，也是使用中的服務者和嚮導。當然，不同層次的學生有不同的要求，不同的學校可以有不同的側重點。

所謂複合型，首先是淡化圖書館學、資訊學、檔案學的界限，使這些學科逐漸融合與升華。其次是與其他相關學科的滲透，由於資訊資源是人類社會長期積累的一種智力資源，涉及各種門類的知識，從事資訊資源管理就要求學生有較廣博的知識，應與社會學、教育學、管理學、傳播學、經濟學、數學、計算機科學、中國語言和外語等相關學科的結合。

所謂應用性就是我們的專業是實踐性很強的學科，要強調對學生能力的培養，主要是對知識的整序能力和檢索能力及對資訊資源開發與利用

的能力，還要求學生具備較強的計算機技術應用能力、文字表達能力和組織管理能力。

三、調整課程設置

課程設置是落實培養目標的中心環節，根據專業特點和社會需求，應設立政治理論課、文化基礎課、專業必修課、專業選修課和保健體育課。由於各個學校情況不同，課程設置不可能有完全統一的模式。總的要求是應該使學生具有紮實的專業理論基礎，有較廣博的文化科學知識，具備從事本職工作所要求的能力。

筆者認為，首先要搞好核心課程的建設。所謂核心課程是所有課程中的基礎骨幹課程，應充分體現本專業的內容與特點，是本學科區別於其他學科的標幟。某個專業學科的學生可能要學習其他相關學科的內容，但必須有自己特殊的內容滿足社會的某種需要，否則這個學科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核心課程一定是本學科的專業基礎課，學生學習後能掌握本專業的基礎理論、基本內容和基本技能，為將來參加社會工作打下牢固的基礎。核心課一定是必修課，但必修課不一定是核心課。核心課應該根據專業發展的趨勢，講授新的知識，如果學生在校期間所學習的核心課程內容陳舊落後，就業後難以勝任工作的需要。筆者認為核心課程應分為專業概論課、文獻處理課、計算機應用課三種類型。專業概論課講授圖書館學、資訊學、檔案學的基本理論和基本知識，培養學生的事業心和使命感，為學習其他專業課程打下基礎。文獻處理課包括「文獻資源建設」、「文獻分類與主題標引」、「文獻編目」、「文獻檢索」、「用戶服務與培訓」等課程，講授各自的基本理論和方法，使學生具備管理和開發文獻資訊資源的基本知識和技能。計算機應用課是學生在學習計算機基礎和知識的前提下，掌握文獻資訊工作自動化及資料庫的建設與利用等方面的基本知識和基本技能，以適應資訊時代工



作的需要。

課程設置是一個系統工程，要正確處理一些矛盾。例如當前與長遠的矛盾，從我國資訊管理的現狀看，有完全人工的，有人工與機器並用的，也有自動化水準較高的，這種狀況會持續一段時間，從長遠看都會趨向自動化，但不會一刀切。所以，課程設置既要面對現實又顧及將來，根據目前的狀況和可預測的趨勢，把著眼點放在從手工向自動化過渡的基點上，這樣比較現實。還有現實與需要的矛盾，從需要來看，我們專業的課程要進行較大的變革，但由於師資、設備等條件的限制，一時難以實現。對此，我們的態度是既不安於現狀又要面對現實，不能設想一步到位，一勞永逸，在現有條件下做最大努力，不斷爭取更好的條件循序漸進。課程設置不可能一勞永逸，但在一定時間內應該相對穩定，在執行過程中根據需要與可能進行適當的調整。

四、建設教師隊伍

教師在保證人才培養的質量方面起著關鍵作用，必須加強教師隊伍的建設。當前應本著「穩定、鼓勁、納新、提高」的精神，切實做好這工作。首先是穩定現有隊伍，充分發揮各種年齡、各種層次教師的作用，抓學銜梯隊建設，努力給教師，尤其是青年教師創造深造的機會，使他們感到有發展前途，吸收有志於從事教學、又適

合本專業教學工作的人員，建立一支有較好素質、知識、年齡、職稱結構比較合理的教師隊伍，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也是希望所在。為了做好教學，編出一批有較高水準的教材是必要的。還要改進教學方法，目前灌輸式的教學方法不利於學生學習積極性的發揮和獨立思考能力的培養，有些課程除必要的課堂講授外，主要是進行實驗與操作。

五、加強教學實踐

當前學生的動手能力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較差，必須加強實踐。對學生就業時應達到的能力和技能要有一個總體設計，提出明確的目標，然後分解到各個教學環節中，通過調查研究、課堂實習、撰寫論文、社會實踐、就業實習等方式，使學生獲得針對性較強的、比較系統的基本技能和專業技術訓練，培養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為了更好地進行教學實踐，配備必要的設備是完全應該的，還可以與社會上的有關單位聯繫，建立穩定的實習基地。

為了培養學生獨立學習的能力，應該規定一定數量的必讀書目，並按照教學進度進行切實有效的督促與檢查，納入考核與考試的範圍，並計入成績。應採取各種方式，培養學生綜合分析能力。

(收稿日期：1996年12月16日)

參考書目

1. 蕭東發，「中國圖書館學情報學教育40年（1949-1989）」，圖書館學通訊，1期（1989年）。
2. 趙燕群，「中國圖書館學教育史」，中國圖書學史，第九章，（湖南出版社，1991年）。

